

小小说

达坂城之恋

■刘沈

八一前夕,几个战友相约,说四十多年前我们曾在新疆留下戍边的足迹,岁月倏忽,该回那个遥远的地方聚聚啦!

再回新疆,竟邂逅了久违的申志远。

本来,这家伙退伍后有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他却不辞而别,仿佛一夜之间在人间蒸发了。

他说,他重回新疆,是为了报恩。人生很多偶然,不敌命运把控之手,总是衍化为必然。当年,我们从江西农村来新疆,三个月的训练之后,新兵下连队,大都去一线操枪弄炮,备战御敌,仅初中毕业的他,却给团首长当了警卫员。

申志远唇红齿白、眉清目秀,如果我是首长,也会选他。

三年后,当提干、入学、转志愿兵无望,我们谋划如何回村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时,已是司机班长的他却得意地说:“本人不走了,次年就可转志愿兵留队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竟先期

离开了部队。

彼时年底,老兵要离队,新兵未补充,正常的战备不能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他那样的技术骨干就得顶上去。他的主要任务是送物资、送给养。那天,他从南疆去北疆。走干沟是去北疆最便捷的道路,干沟,位于吐鲁番的托克逊县和库尔勒的库米什镇之间,314国道纵穿其中,全长50多公里,它遍地光秃秃的石头和山峦,不见一丝绿色植被,满目荒凉。一个人,一辆车,在乱石穿空的山间穿行。山,不断掠过车窗,黄色、红色和青灰色,皆是山体最原始的本色。野驴在路边游荡,雪豹、苍鹰,在山间啸吼、盘旋。他感到了孤寂和惊恐,他联想维吾尔族姑娘绚丽的彩衣,心底方有了几抹亮色。

一进入“老风口”就有了不祥的预感。达坂城所在的峡谷被称为“老风口”,有着不可思议而又惊心动魄的“狭管效应”。这里的风力十分强劲,一年中刮大风的天数超过一百六十天以上,可怕的是,大风起兮,狂飙

涯”。静立山巅观看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你一定会顿悟,什么叫时光?分明这游走的云、微醺的风就是时光的一部分。时间行走在阳光里,阳光在大地上刻痕,就是对时光最好的诠释。

走在最前面的云遇见了噶拉德斯汰山,驻足不前,后面的云推拥而来,一朵朵一片片的云,拥挤在一起遮住了太阳。云变得阴沉暴躁起来,此时一声惊雷,云就洒下大滴大滴的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正好浇灌山下的梯田。

云有时聚集成条条云带,还没等翻过山峰就散了,有的向南,有的向北寻找捷径,从噶拉德斯汰山绕过去。绕过去的云好像都丧失了灵魂,一缕缕、一条条,不敢回头。

观赏噶拉德斯汰山的雨,不用打雨伞,更不用穿雨衣。雨,就在眼前表演。一条条雨带从北到南逡巡,几条雨带交织着轮番演绎。阳光和风就像指挥家,阳光从容地把云层掰开,露出笑容;微风淡定地把云层重新聚拢,把雨带变成雨幕。

雨有时候离的很远,像一堵墙隔开了外面的世界,阳光、草原、山脉、湖泊都不见了;有时候伸手可及,打湿了你的指尖。

风起了,从辽阔的草原一路向东。裹挟着草原青草的味道,夹杂着牛、马、羊、骆驼的叫声,是有味道、有声音的立体风。忽而舒缓、忽而急躁,像极了蒙古呼麦的旋律。

雨渐渐地近了,在乌云的排压下,漫过黄岗梁余脉山岗上的风机群,漫过哈达山,漫过造福沟的村落和梯田,漫过噶拉德斯汰的桦树林,漫过山岗上的石龙和石林,混混沌沌的雨打湿了眉毛,在脸上聚成小溪,大自然的味道肆无忌惮地冲进嘴角……

这哪里是普通的雨啊?分明是长生天赐给人间的纯美甘露。

雨中,走在你面前的牛儿悠闲地啃食着带着雨水的青草。也许,是它们不懂风情?也许……不,它们才是大彻大悟者,游走在天地间,洒脱而无畏。

静静的等待,太阳下山后,晚霞在天幕上酝酿。驻留下的云舒展着身躯,用它金黄、橘黄、浅红、橘红、深红、淡红、蓝色的语言分别向太阳一一告别。

此刻,大地在晚霞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田地里金黄的麦子,村落里袅袅的炊烟,山巅上牛、羊在叫唤,山林里有鹿在嘶鸣,黑琴鸡咕咕叫着,草地里蚱蜢窸窣窣……

风,彻底停了。噶拉德斯汰山上的生活会度过一个宁静祥和的夜晚。

打开手机延时摄影你会发现,噶拉德斯汰山的云,不单单是和山的较量,是风、云、雨、阳光、山和时间的集体纠缠,更是时空和岁月的碰撞,是老树年轮散发的涟漪,是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是阿炳夜半的胡琴,是时光正在敲打着给岩石烙印……

噶拉德斯汰山散包上的经幡经历了风雨,它们从容地扭动着,一点都不惊慌。甚至还有燕隼停留在空中一动都不动,很少挥动翅膀,就好像时间静止了。

置身山中的你,也好像那燕隼一样忘身世外了。

好想在这高高的噶拉德斯汰山修一座寺庙,在闲暇时诵颂一段经文。

这,不仅仅只是为了修行。

断断续续的雨下了一整天,噶拉德斯汰山的石隙间,浸满了玉液琼浆。

纵横,甚至能够吹翻火车!路过“老风口”,竟然真的遭遇了狂风。冬天的戈壁,石头仿佛长有翅膀,像树叶一样能够在天空飘荡。汽车在风中,就像船儿在浪中,他俨然坐在风篓里,轻飘飘,摇摇晃晃。好在,他对油门、挡位、速度的把握到位,尚能保持住定力。

可是,就在将要安然穿过峡口时,汽车戛然不动了。下车查看,他怔住了,一块尖锐的石头砸穿了油箱,仿佛一个被切断了动脉的人,死路一条啦!

车上是哨卡亟需的物资,米面油、炸药,他不敢离开寸步。入夜,气温骤降,他冻得失去了知觉。是牧人巴雅尔图救了他。巴雅尔图的一只公羊走失,他持手电筒外出寻找,意外发现了申志远,因挡风玻璃被风沙击碎,申志远蜷伏在方向盘上,僵硬得如同冰雕。巴雅尔图赶紧联系几个牧民,将其送去了部队的医院。

半年后,冻掉半只耳朵、一截小指的申志远,回到了家乡,有了一个

医院后勤主任的头衔。

他很满意,说,当初当兵,不就是为了跳出“农门”,有个公职吗!可是,一年后,他却辞去“铁饭碗”,消失了。

因为春节期间,他去看望巴雅尔图,得知他在一个风雪之夜去寻找丢失的羊,不慎一脚踏空,不幸栽下悬崖,摔成了植物人。他家有一双儿女,还有五匹马、一群羊,妻子乌丽罕儿根本顾及不来。

申志远遂动了惻隐之心,毅然来到新疆,来到达坂城,和乌丽罕儿一同,操持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照顾巴雅尔图。

一年、两年、二十年,申志远的热诚,感动了乌丽罕儿。经有关部门撮合,乌丽罕儿与巴雅尔图离了婚,与申志远结婚。两个人一心一意支撑着这个家,给巴雅尔图擦身子,用轮椅推他到草原上晒太阳。快四十年过去了,巴雅尔图虽然不能说话,但总会对他们微笑。

如今,巴雅尔图的儿女都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定居在乌鲁木齐。他家还更新了蒙古包,扩大了牛羊的数量,已是闻名遐迩的“文明户”。

欢聚之后,战友分手。在踏上火车前,申志远拉住我们的手说,只有报恩,我才心安。我要站成一棵树,把根扎在第二故乡!

闪小说

摄影家

■向再春

副科长老梁获奖了!“沐浴杯”摄影大赛一等奖。从此他获得了个“摄影家”的称号。

他这个摄影家其实不是正经八本的摄影家,而是自学成才的。他是单位二把手,每天就是到处邋遢。他一生特别信奉艺术大师罗丹的一句话:“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他到处去发现美!有人在清理卫生,垃圾很美,他要拍照;有人修剪树枝,树枝很美,他要拍照;有人浇园子,白菜很美,他要拍照;单位开会,领导讲话,他要拍照;上级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他更要前前后后地抓拍。反正是他长了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总是能从稀松平常的事情中,看出美。既然是美的东西,那就得拍出美感,把生活中发现的各种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要发给别人

看,总得对得起观众。他不断地研究,怎样的视角,怎样的背景,怎样的光影,怎样的曝光,美图美颜,趣味变妆。虽然只是一个手机上自带的相机,竟然被他“玩的”出神入化,神乎其神。日久天长,自然有很多心得体会,摄影技术也一步一个台阶。

每次拍完,随手发到工作群里,供大家欣赏一番。开始有人点赞,后来习以为常。有时还把各种截图,做成美篇发到上一级的工作群里。受到领导表扬,还点个赞。因此他更加用心,摄影技术突飞猛进。

一个偶然的机会,旗里举办摄影展,他随便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大赛组委会,没想到竟然每张都是精品,构图精美,光影和谐,冠军非他莫属。

后来大家说,摄影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内蒙找老梁。

边无际的云海。

风景永远在高处!

行至山巅,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下车,寻找最好的拍摄机位,迎着朦朦胧胧的晨光静静等待。噶拉德斯汰山山顶空气清新,树林里偶尔传来呦呦的鹿鸣,几头悠闲的牛啃食的声音格外悦耳,断裂的青草散发出清香的气息。

环顾四野,噶拉德斯汰山四周的云海掩盖了喧嚣的尘世,白白的云海静谧着。由近及远,星星点点的山峰延展到朦胧的天际。云海和时隐时现的山峰,组成了一幅三百六十度绝美的画卷。

迈出脚,就能踩在云朵上,好想踏着彩云去旅行。远处的山峰一定建有仙宫,仙人备好了美酒,等待着人们去盘古论今,开怀畅饮!

东方的天空亮了,粉红色、橘红色的光氤氲开来,轰轰烈烈,这便是我们期待的日出序曲。浅黄、橘黄、金黄的光依次弥漫,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此起彼伏。

太阳轻轻拨开云层,一点一点地试探着走出来,默默地、缓缓地……红色的光染红了山头,染红了摄影人,红色的马甲分外鲜艳了。在快门声中,微风伸了一个懒腰醒来了,云海开始不安分地躁动起来!

左边的云海翻过低矮的山垭倾泻下来,形成一道漂亮的云瀑。山垭处的树木惊慌失措地摇动着枝丫,互相搀扶着、揪扯着,好像一不留神就要被云的河流带走一般。右侧的云雾也由

散文

林西山水散记

■刘兴宇

林西的山水,没有克什克腾旗的山水大气磅礴,没有锡林郭勒草原的辽阔旷远,但是,林西的山水精致而多姿。

林西县新城子镇的九佛山,因为有多个形似佛像的山峰而得名。九佛山空、灵、奇、险,经常被人们冠以“塞外黄山”之美誉,的确,奇松、怪石、云海、冬雪是九佛山的四绝,所不同的是,安徽黄山的“四绝”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并没有冬雪。其实,九佛山是有水的。走进九佛山,你的确看不到飞流瀑布,只有人深入到谷底深涯,在浓荫翠盖下,你会发现有汨汨的山泉,涓涓的细流;或者,爬上高耸入云的九佛峰顶,在“佛”的背肩之上,会有许多圆溜的冰臼,就像是一只只僧人化缘用的钵。“钵”夏盛雨水冬装雪,也算是一景了。假如,引一泓清泉,蓄一池碧水,置一叶扁舟……那么,九佛山定然是塞外的一颗明珠了。九佛山是一座天然蓄水池,26平方公里的九佛山景区,植被覆盖率达98%,森林覆盖率达38%,水,在这里用漫山遍野的绿色证明了它的存在。我们常常流连于山水之间,而把山和水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必然是森林。九佛山下,一片片“内蒙野果”经济林已然成了气候,七合堂、海棠湖、樱桃沟等大型经济林生态扶贫产业园,年产鲜果量达5万吨,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九佛山”牌内蒙野果远销北京、上海,乃至东南亚国家。

与九佛山的空、灵、奇、险相比,林西县城北郊的大莫古图山显得翠、满、艳、秀。仲春,从林西县城驱车向北行驶不过20分钟,转而向西进入林区,扑面而来的是大片大片粉红色的杜鹃花,还有淙淙的山泉。远处的山峦青翠如黛,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山体,沿着山间小道拾级而上,人便隐没在茫茫丛林之中了,二十多分钟,就登上了山顶。大莫古图山系的地质结构与克什克腾旗的阿斯哈图世界地质公园相同,素有“小石林”之称,游走在秀峰石壁间,山水之间,人为的雕琢和修饰给游人增添了些许遐想的兴致,雕凿在巨石上的诸如“瑶池”“桃石”“腾鹰岩”等字样的石刻不时映入眼帘,突然就有了登泰山的感觉,那“瑶池”里竟也

大冷山的四季特别分明,暖、热、凉、冷一样不缺,花草树木绿意正浓,正当蓬勃生动、张扬之时,一场秋霜随性在一个早晨扑面而来,山石草木在仓促间冷却,又会在中午暖洋洋的阳光下被激活,冷冷热热,昼昼夜夜,绽放着生命最浓艳的色彩和华美乐章。大冷山水库、石人山、虎头砬子、金界壕遗址、原始云杉林,这些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和传说,增添了大冷山的深邃和神秘。

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的主要分界线,因为有秦岭的气候屏障作用和水源滋养,才会有八百里秦川的风调雨顺,才会有周、秦、汉、唐的绝代风华。而大冷山呢,亿万年来,她就这样安静地、默默地、与世无争地偏居一隅,守候在塞外的这片土地上,滋养着栖息在这里的万物生灵,在她宽广温暖的怀抱里,人们从游牧到农耕,从农耕到现代,代代得以繁衍生息。



羞涩的少女变成了逆反期的少年,他们正在戏耍眼前的孤岛,一会儿漫上去,一会儿退下来,浸润了孤岛上黑色的岩石,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亮。

转眼间云雾向山巅弥散开来,不经意间打湿了衣襟,打湿了三脚架,打湿了镜头,景物模糊了……

浓浓淡淡的云雾开始亲吻我的脸、揪扯我的耳朵、拍打我的额头,抻拽我的头发、掀翻我的衣角,俘虏了我的魂魄。好想伸出手,抓住一缕云,让它们带着我去赶赴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偷回几颗种子,栽种在人间,不求长生不老,只求让人们远离疾苦和恼人的病毒。

云雾借助阳光的热情终于变成了真正的云,升腾起来。微风将它们编织成一曲动动人的旋律,轻轻地抛向远空……

田野、村庄渐渐显露出来,由模糊变得清晰,阳光温暖起来。

噶拉德斯汰山就是一座神秘莫测的山,它不但驻留云雾,还是一座生产云雾的工厂。

下行几百米右转,山的西面阴坡。昨晚被噶拉德斯汰山收纳起来的水,被山间的细草、白桦珍藏。每一颗草都吸足了水分,在叶尖凝聚成晶莹剔透的水珠,每一片白桦的叶子都喝饱了甘露,蓄势待发。

太阳翻过了高高的噶拉德斯汰山,造福沟的清晨变得格外美丽。沟口的哈达山沐浴在阳光里,炊烟也升起来了。鸡在鸣,犬在吠……

真的有水,“桃石”呢,怎么看都像个大蟠桃,向山下四周远望,只见绿树层叠,云雾飘渺,真是一番王母娘娘蟠桃园的景象。让垂钓者惊喜的是,在富林林景区内,竟有几亩的人工池塘,山下还建有民宿客房和餐厅。

位于内蒙古林西县东北部的大冷山,属大兴安岭弧形隆起地带的余脉,山体成东北至西南走向,最高峰海拔1744米,是自治区级森林公园。虽然从来没有去过秦岭,但是第一次来到大冷山脚下,她冷峻、雄浑、野趣、静谧、苍茫、大气,让人一下子想到秦岭。置身其中,大冷山摄魂夺魄的身姿艳影,让你的身心似乎飞了起来,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苍松古柏下,湖水岸边旁,总想寻找当年东胡驰骏嘶鸣的足迹。登上顶峰,周边景象尽收眼底,北面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似碧绿的大海在涌动,南面的农业区阡陌纵横,气象万千。层峦叠嶂的群山,宛若巨龙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松涛激荡的林海,正如一幅铺展开来的巨幅山水画。远眺山环雾绕,苍鹰盘旋、鹿鸣鸟唱,近观鲜花漫野、彩蝶纷飞。碧波荡漾的大冷山水库就是一颗闪亮的明珠,镶嵌在群峰之中,天鹅、野鸭在湖水青山的倒影里飞跃嬉戏。

大冷山的四季特别分明,暖、热、凉、冷一样不缺,花草树木绿意正浓,正当蓬勃生动、张扬之时,一场秋霜随性在一个早晨扑面而来,山石草木在仓促间冷却,又会在中午暖洋洋的阳光下被激活,冷冷热热,昼昼夜夜,绽放着生命最浓艳的色彩和华美乐章。大冷山水库、石人山、虎头砬子、金界壕遗址、原始云杉林,这些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和传说,增添了大冷山的深邃和神秘。

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的主要分界线,因为有秦岭的气候屏障作用和水源滋养,才会有八百里秦川的风调雨顺,才会有周、秦、汉、唐的绝代风华。而大冷山呢,亿万年来,她就这样安静地、默默地、与世无争地偏居一隅,守候在塞外的这片土地上,滋养着栖息在这里的万物生灵,在她宽广温暖的怀抱里,人们从游牧到农耕,从农耕到现代,代代得以繁衍生息。



村落边、树林里、田野上、花草间那些细小的水珠躁动不安,不知是谁的一声号子,微小的水珠就跃起手来。看吧!先是淡淡的一小点儿,一小团儿,一小块儿,转眼间就串联起来了,大块儿大块儿的雾出生了!东一块儿,西一块儿,聚拢成一撮撮、一条条状如游龙般的雾,渐渐遮蔽了村庄、道路。一忽间就布满了沟沟叉叉,填满了整个山谷。

微风轻抚,云雾们蠢蠢欲动,一边试探着撞击山腰,一边摸爬着向低矮的山口匍匐前行。终于,先头部队找到了突破点,于是云雾们一窝蜂似的涌过来,变身成另一道云瀑,另一条云的河流,流向噶拉德斯汰山的东面。

东面温热的风好像并不欢迎它们,云雾的河流淌的也不顺畅,有些被迎头的风接引,鲤鱼跳龙门般直接升腾成云朵;而有些并不幸运的云雾被热情的大地接纳,它们重新依附在植物的身躯上,渗透进肥沃的土地里,重新沿着植株的根系,爬升到叶尖、花蕾,静静地等待着另一个清晨。噶拉德斯汰山胸怀博大,在这里积蓄力量,也是最好的选择。

光渐渐高了,洁白的云雾沾染了过多的人间烟火,逐渐变得世俗。相机的快门声稀疏了,储存卡已经告罄。此刻的闲暇适合远眺。

遥望贡格尔草原传递过来的清新绿色,贡格尔河蜿蜒着如一条银链一头儿牵着莽莽的大兴安岭,一头儿拉着碧玉般的达里诺尔……